

在最美的时光里

遇见最好的爱情

慕容素衣 著

好的爱情 不是爱得惊天动地 缠绵忘我
而是经得起烟火 守得住深情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在最美的时光里
遇见最好的爱情

慕容素衣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最美的时光里, 遇见最好的爱情 / 慕容素衣著

——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5302-1645-3

I. ①在… II. ①慕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89393 号

在最美的时光里, 遇见最好的爱情

ZAI ZUI MEI DE SHI GUANG LI YU JIAN ZUI HAO DE AI QING

慕容素衣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
邮 编 100120

网 址 www.bph.com.cn
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
电话 (010) 68423599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7

字 数 150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645-3

定 价 36.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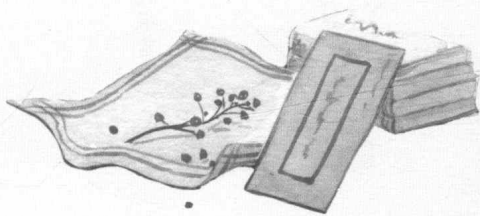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目
录

62	53	42	32	21	11	1
萧红和萧军 爱有多炽烈，就有多伤人	于凤至和张学良 付出半生的等待，换来的只是感动	张爱玲和桑弧 我曾经毫无指望地爱过你	宋美龄和蒋介石 好的婚姻，大多势均力敌	孙多慈和徐悲鸿 满腹相思都沉默	林徽因和梁思成 爱情并不是终日彼此对视 而是共同眺望远方	宋清如和朱生豪 醒来觉得甚是爱你



- 73 张元和与顾传玠
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
- 83 张允和与周有光
找个有趣的人一起变老
- 95 韦莲司和胡适
喜欢就会放肆，而爱是克制
- 106 王映霞和郁达夫
有多少神仙眷侣，变成了人间怨偶
- 117 冰心和吴文藻
从前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
- 127 石评梅和高君宇
最心痛是爱得太迟
- 137 杨之华和瞿秋白
一次最完美的离婚，成就了一段红色奇缘





147

百助枫子和苏曼殊

还卿一钵无情泪，恨不相逢未剃时

156

毛彦文和吴宓

你只是爱上自己心中的一个幻影

166

韩菁清和梁实秋

爱情里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

175

廖翠凤与林语堂

一辈子那么长，嫁个让你笑的男人很重要

184

蒋碧薇和张道藩

就算是执迷，我也执迷不悔

196

杨绛和钱锺书

有种爱如静水流深

醒来觉得甚是爱你

朱生豪 和 宋清如

从前的日子过得慢，车、马、邮件都慢，从前的情书，却比现在美得多。

2014年，我的微博、朋友圈都被“醒来觉得甚是爱你”这句话刷屏了。人们不知，这句话出自一个名叫朱生豪的人笔下，是他写给妻子宋清如的。

以前一直觉得，如果要选出民国最美情话，肯定是从沈从文、徐志摩、鲁迅等人的诗文之间任选其一，直到朱生豪重新被发掘。

沈从文的情书是典型的单恋之人的情书，一派痴情，略带一丝孩子气，比如“三三，莫生我的气，许我在梦里，用嘴吻你的脚，我的自卑处，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，也近于十分褻渎了你的”，带着茫然无措的稚子气息，爱让我们的大作家卑微到“只想下跪”，让人心生怜惜。

徐志摩的情书是典型的热恋中人的情书，如痴如醉，火爆热烈，

比如“龙呀，你应当知道我是怎样的爱你；你占有我的爱，我的灵，我的肉，我的‘整个儿’永远在我爱的身旁放置着，永久的缠绕着。真的，龙龙！我有时真想拉你一同死去，去到绝对的死的寂灭里去实现完全的爱，去到普通的黑暗里去寻求唯一的光明”。看得出来，我们的诗人，已经被爱冲昏了头脑，这样的爱，热烈得未免过了头，让读的人都未免脸红。

鲁迅的情书则是典型的夫妻之间的家常情书，著名的《两地书》尽管大多写于他和许广平恋爱时，却多是关于柴米油盐，琐琐碎碎，离不开日常生活，比如“此地四无人烟，图书馆中书籍不多，常在一处的人，又都是‘面笑心不笑’，无话可谈，真是无聊之至。海水浴倒是很近便，但我多年没有凫水了；又想，倘若害马在这里，恐怕一定不赞成我这种举动，所以没有去洗”。信中，他亲昵地称许广平为“害马”，有时也称她“小刺猬”，倒是显露出活泼的一面来，但绝大多数时候，他写的信都是家长里短，读起来给人的感觉他俩之间不像是恋人，倒像是夫妻。

朱生豪的情书，迥异于以上三人的风格，不至于热烈得过了头，也不至于琐碎得太絮叨。他的情书缠绵得恰到好处，炽烈得恰如其分，一贯深情，偶尔俏皮，有一种不疾不徐、舒缓自如的情感洋溢其中：

“我是，我是宋清如至上主义者。”

“我愿意舍弃一切，以想念你终此一生。”

“世上一切算什么，只要有你。”

“要是世上只有我们两个人该多么好，我一定把你欺负得哭不出来。”

“我一天一天明白你的平凡，同时却一天一天愈更深切地爱你。你如照镜子，你不会看得见你特别好的所在，但你如走进我的心里来时，你一定能知道自己是怎样的好法。”

“我爱你也许并不为什么理由，虽然可以有理由，例如你聪明，你纯洁，你可爱，你是好人等，但主要的原因大概是你全然适合我的趣味。因此你仍知道我是自私的，故不用感激我。”

“我们都是世上多余的人，但至少我们对于彼此都是世界最重要的人。”

“我想作诗，写雨，写夜的相思，写你，写不出。”

“我想要在茅亭里看雨、假山边看蚂蚁，看蝴蝶恋爱，看蜘蛛结网，看水，看船，看云，看瀑布，看宋清如甜甜地睡觉。”

“我找到了你，便像是找到了我真的自己。如果没有你，即使我爱了一百个人，或有一百个人爱我，我的灵魂也仍将永远彷徨着。你是 unique（独一无二）的。我将永远永远多么多么的喜欢你。”

.....

在一个远离情话的年代里，读着这样的绵绵情话，忽然有些恍惚，难以想象，是怎样深情绵邈的人，才会说出这样令人心醉的情话呢？

爱情在这些情话里呈现出最完美的一面来，没有猜忌，没有懊恼，有的只是欢喜，只是诗情画意。沐浴在爱情之河中的，人无一事不觉得称心，就像朱生豪在信中所说的“风和日暖，令人愿意永远活下去”。

完美的爱情，宛如完美的天气，令有幸遇到的人愿意永远活下去。朱生豪和宋清如就是这样的幸运儿，他们遇到了彼此。

在嘉兴朱家的故居里，挂着一副题联：“才子佳人，柴米夫妻”，那是他们结婚时，由著名词人夏承焘特意为这对新人撰写的。

结婚前，他们是才子佳人。

初遇时，朱生豪还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，却已初露才华，被称为“之江才子”。宋清如则是大家小姐，写得一手好诗，施蛰存说她的新诗有“如琼枝照眼，我以为你有不下于冰心之才能”。这位小姐年轻时以特立独行闻名，进校时就宣称“女性穿着华美是自轻自贱”，又说“认识我的是宋清如，不认识我的，我还是我”。

他们因诗结缘，当朱生豪看了宋清如的诗稿《宝塔诗》后，被其中蕴含的灵气和才思深深触动了，于是情不自禁地提起笔来和她诗词相和。

宋清如这样回忆初次认识朱生豪的情景：“那时，他完全是个孩子。瘦长的个儿，苍白的脸，和善、天真，自得其乐地，很容

易使人感到可亲可近。”

他的外表如孩子，腼腆、寡言，在同学们看来几乎“没有情欲”；他的内心却埋藏着一座火山，堆积着太多炽烈的感情，只待喷薄而出。

沉默克制的人很难动情，一旦动了情，就会倾其所有，矢志不渝。朱生豪就是如此，宋清如之于他就像一根导火索，点燃了他累积多年的情感。

他们相识仅仅一年后就面临了分别，他去了上海工作，她继续留在杭州念书，从此开始了漫长的鸿雁传书。

临别时她送给他一支笔，就是用这支笔，他给她写了五百多封情书。

这是一场构筑在“纸”上的爱情，婚前他们相爱十年，有九年在通信。朱生豪把他最好的一面都展现在信里了，只有在文字构筑的世界里，他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无拘无束、潇洒自如，可以深情款款，也可以任性调皮。

谁能想到那个在同学们眼里沉默得近乎木讷的朱生豪，笔底居然如此活泼又如此丰盛，在信中，他戏称宋清如为“阿姊、傻丫头、青女、无比的好人、宝贝、小弟弟、小鬼头儿、昨夜的梦、宋神经、小妹妹、哥儿、清如我儿、女皇陛下”等，自己则谦称为“你脚下的蚂蚁、伤心的保罗、快乐的亨利、丑小鸭、吃笔者、阿弥陀佛、综合牛津字典、和尚、绝望者、蚯蚓、老鼠”等。这样的诙谐，想必宋清如读信时，一定会忍不住喷饭吧。

分离让他们刚刚建立的感情更加炽热，所以朱生豪说：“似乎我每次见了你五分钟，便别了你一百年似的。”

他们的感情在纸上早已燃到了沸点，可在现实生活中，却是聚少离多，偶尔见了面也是淡淡的，两个人都不像信中那样自如，我们的情书大师好像还没有掌握让爱情在现实中升温的诀窍。

这场过于漫长的异地恋一谈就是十年，在此过程中，宋清如拒绝过朱生豪的求婚，原因是她认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。对此，朱生豪很有耐心，给爱人写了一封饱含哲理的信：“做人最好常在等待中，须是一个辽远的期望，不给你到达最后的终点。但一天比一天更接近这目标，永远是渴望。不实现，也不摧毁。每发现新的欢喜，是鼓舞，而不是完全的满足。顶好是一切希望化为事实，在生命终了的一秒钟。”

好的爱情具有催人奋进的力量，朱生豪年轻时也是很迷茫的，一度沮丧地对宋清如说：“如果到三十岁我还是这样没出息，我非自杀不可。”

幸好在认识宋清如不久后，二十三岁的朱生豪确立了一生的志向：翻译莎士比亚戏剧。当时他将翻译事业当作摆脱迷茫的一剂良药，也为了给中国人争一口气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，他想把莎翁的译著当成一份“爱的礼物”献给宋清如。他在给她的信中这样写道：“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？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，如果把 Shakespeare 译成功以后。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，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。”

这样的志向，几乎称得上是壮志凌云。要知道，朱生豪只是一个在世界书局任职的小职员，默默无闻，毕业的之江大学也不是什么知名学府。而在当时，翻译莎士比亚的可是梁实秋这样的前辈。一介后生小子，敢和文坛大腕较劲，真叫人替他捏了一把汗。

宋清如却毫无保留地相信他、支持他，并在经历了多年的爱情长跑后，毅然和他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，那一年，宋清如已经三十一岁了，朱生豪也有三十岁了。两人一贫如洗，连婚礼上穿的衣服都是借来的，可他们心心相印，有着对未来最坚定的信念。

结婚后，他们是柴米夫妻。

有人曾经让宋清如形容他们婚后的生活，她简洁地回答说：“他译莎，我烧饭。”

贫穷的日子里，朱生豪仍是那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才子书生，一心扑在翻译莎士比亚剧作的工作上。宋清如呢，这个写得一手“如琼枝照眼”般文章的佳人，却甘心洗手做羹汤，转身做朱生豪背后的妻子。

为了贴补家用，宋清如除了主动担当起家庭主妇的责任外，还常去缝纫店揽些针线活回家“加班”。为了量入为出，她每月上旬总先把柴米买好，其他开支能省的一律省去。她带回家的蔬菜常常是以“一清二白”为主，即青菜和豆腐，吃到鸡蛋就算“开荤”。没有钱买牙粉，他们便用盐代替。朱生豪的头发长了，宋清如亲自拿剪刀给他修剪。

物质上，他们是困窘的；精神上，他们却是愉悦的。朱生豪

译好的稿件，宋清如是第一个读者，还同时扮演着校对者和欣赏者的角色。艰苦的翻译工作之余，他们一起选编了《唐宋名家词四百首》，作为译莎之外的“课间休息”。

他比婚前更加依恋她，一次，宋清如有事回了趟娘家，朱生豪竟每天站在门口的青梅树下等候爱妻归来。那时阴雨连绵，他每次想起她时，就会捡一片落花，写一段思念她的话：“昨夜一夜我都在听着雨声中度过，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夜里做梦，那境界是如何不同，或者一同在雨夜里失眠，那也是何等的有味。”

等到宋清如二十天后归来时，花瓣已收集了一大堆，她看到夫君消瘦许多、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心疼得直流眼泪，以后，两人再也没经历过长时间的分别。

日子的艰辛和时局的动荡让朱生豪越来越沉默，他闭门不出，拒绝与人来往，把全部时间和精力交给翻译工作，一年之中，整天不说一句话的日子有一百多天，说话不到十句的有二百多天，其余日子说得最多的也不到三十句。他曾经说：“真的，只有埋头于工作，才多少忘却了生活的无味，而恢复了一点自尊心。”

朱生豪的坚毅和沉默一样令人吃惊，在翻译莎翁剧作的过程中，他的译作曾经一度毁于战争的炮火，可他马上拾起笔，又从头译过。宋清如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：“‘八一三’的炮火，日敌在半夜里进攻，把他从江山路赶了出来。匆忙中他只携着一只小小的手提箱，中间塞满了莎氏剧全集、稿纸、一身单短衫……他姑母见他把衣服被褥整个儿的全部财物都给丢了，气得直骂，他

却满不在乎，只管抱着莎士比亚过他的日子。”

长期的伏案劳作摧毁了他的健康，婚后才一年多，他不幸染上了肺结核，由于经济情况没有得到良好的治疗，很快病情转危。这时，他最遗憾的是“莎翁剧作还有五个半史剧没翻译完毕，早知一病不起，就是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”。

临终前，宋清如给他擦拭身体，他喃喃地说：“我的一生是清白的。”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大叫一句：“小清清，我去了！”不待爱妻回答，就撒手归去了。

他去世时，宋清如还只有三十二岁，两人结缡不到两年。留在身后的，是爱妻稚子，以及未竟的翻译事业。

宋清如曾说：“你的死亡，带走了我的快乐，也带走了我的悲哀……活着的不再是我自己，只像烧残了的灰烬、枯竭了的古泉，再爆不起火花，漾不起漪涟。”

朱生豪身后一贫如洗，留下的只是三十一种、一百八十万字莎剧的译稿，那是他承诺送给她的“爱的礼物”，比任何财产都珍贵。她的后半生致力于出版这份译稿，让他生前的遗憾臻于圆满。她也曾和别的男人有过感情纠葛，却没有再嫁。

正如他们的儿子朱尚刚所说，老去的宋清如把一切都看得很淡了，唯有朱生豪仍是她心目中永远清晰的偶像。她在最后一段生活道路上，把剩下不多的全部精力都用来塑造这个偶像了。

朱生豪病重时曾对妻子说：“要是我死了……不要写在什么碑板上，请写在你的心上，这里安眠着一个古怪的孤独的孩子。”

五十三年后，宋清如溘然长逝，因丈夫的墓已毁于“文革”，所以她只能带着朱生豪翻译的《莎士比亚全集》、他写给她的书信及那个装了他灵魂的信封一起下葬。

倘若有另一个世界的话，他们将一同在雨声里做梦，一同在雨声里失眠，他们的故事不仅留在了书信里，更写在了彼此心上。

爱情并不是终日彼此对视，而是共同眺望远方

梁思成和林徽因

1934年夏，山西灵石乡间的泥泞小道上，走来了两对年轻夫妇。这是一个奇异的组合，其中一男一女是高鼻深目的外国人，另外一对则是温文尔雅的中国人。他们各自骑着一头毛驴，沿着山道缓缓而行，遇到有古旧寺庙，就兴奋地停下来，拿出皮尺去细细测量。

“此身合是诗人未，细雨骑驴入剑门。”骑驴和骑马不一样，骑在驴背上缓步慢行，更易细赏路上风光。驴的体格小巧，正好适合那对年轻的中国夫妇，他们看上去是如此文弱，长途奔波使他们的脸上挂上了一些风霜，却无损于他们的光彩。

女的开朗活泼，笑起来脸上梨涡浅现，嘴里还咕咕呱呱说个不停；男的文质彬彬，比较内敛，鼻梁上架一副金丝眼镜，抿着嘴唇，不笑时显得有些拘谨。

这对男女就是著名的梁思成、林徽因伉俪，他们那时还十分